

唯一步進的大眾讀物

每逢 147 出版 吾友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發行

第 27 期



每册售價二角 No. 165 31. 6. 27. 第二卷第五十四期

名詞彙解

印度之政黨及會社

平

印度國內以言語種姓，宗教信仰歧異，以及英人之威迫利誘，國內政黨及宗教團體為數甚多，並甚複雜。其各個團體之主張雖大同小異，其間不無利害關係之衝突。茲就其政治及宗教團體之習見於報紙雜誌者，臚列於左，並加釋語，為研究時事問題者之一助。

編者

全印回教聯合會——為政治性的組織，共同的在保護回教徒在印度之利益。

全印國家會議派——為政治性的組織，包括各種宗教團體之代表其目的在爭取印度之獨立，於一八八六年，在孟買成立。

亞底德略爾——為印度貧民及被壓迫階級之領袖。

阿穆里西爾大屠殺——發生於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三日。駐印英軍因干涉印度人民在「阿穆里西爾」集會，當由英軍司令「代爾」命令兵士向非武裝之印人開槍，被擊死者有三七九名，受傷者一二〇〇名。

全印印度教大會——政治性的組織，以維護印度教之利益為目的，拒絕與英國合作，其最終目的在爭取印度之獨立。

亞夏德 (Azad) ——全印會議黨之主席，回教徒之最大領袖。

亞夏德回教聯合會——由回教徒所組織之政黨，與「全印回教聯合會」立於反對的立場。其目的亦在爭取印度之完全獨立。

薩卜哈斯，波絲 (Subhas C. Bose) ——「前進團」之主席。現在旅居德國。

薩卜哈斯，波絲 (Sarat C. Bose) ——薩卜哈斯，波絲之弟，為「前進團」之熱心團員，現為英國所囚。

羅斯柏哈利，波絲——薩卜哈斯，波絲之擁護人，現居於日本，為「印度自由會社」之主持人，在印度國內外活動。日本、中國、泰義、馬來、菲律賓等地皆有「印度自由會社」之設立。

市區問題——印度國內宗教信仰不統一，各種宗教團體常因利害關係而發生磨擦。所謂市區問題者，即指各種宗教團體因政治問題及其他問題而發生歧異意見之總稱。英人為利於統治計，即利用「市區問題」為藉口，解釋英人統治印度之必要。

會議派——為「全印國家會議派」之簡稱。

前進團——「全印國家會議派」中之激進派，薩卜哈斯，波絲為其領袖。主張印度完全獨立。拒絕與英國進行妥協，為最前進之政治性團體。

甘地——「非武力反抗」之倡導者，已辭退「全印國家會議派」之首位。但在印度國內仍保有很大的勢力。

捷耶克爾——印度自由主義派之領袖。

金納——「全印回教聯合會」之主席，前為「全印國家會議派」之黨員。

路易斯約翰遜——羅斯福特派駐印代表。

林里斯戈——英國駐印總督。

土著區——英人專用之名詞，指印度各王公所領轄下之地方，在名稱上雖為獨立，實為英國統治下之封邑。此種土著區在印度國內共有七百餘，領地之大小頗不一致。

納魯——為「全印國家會議派」中最有力之份子，亦為熟悉蘇俄國內情形及研究蘇俄問題之專家。主張與蘇俄接近。

新德里——英政府駐印首都。

薩普魯——「全印國家會議派」之黨員，現為印度中產階級之領袖，主張與英合作。

威孚爾——駐印英軍及聯合軍總司令。

非武力

反抗——為

甘地所領導

之反英運動

，主張消極

守英國在印

度所頒布之

各項法令。

為甘地不合

作主義之一

吾友

第二卷第五十四期
卅一年六月廿七日出版

主編 顧 湛
發行 吾友報社

北京和平門內小六部口十三號
電話南(二)局四二八〇

本報文字非經
允許不得轉載

本期要目

英國倫敦之婦女消防隊員
努力撲救火災之狀(封面)

美國戰時工業與東亞貿易之
關係

印度之政黨及會社
三百年前印興亡史

英子為什麼是綠色?
我們的主宰太陽

論罵人
納友的我見
再談認識人
吾友顧問

賽馬
雙命案(真實偵探小說)
斜陽(中篇創作)



三百年荷印興亡史

·巴丁·

一、西歐各國的東漸

在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所起的數次民族大移動之際，中國雲南地方的住民遷移到東印度諸島，據說這就是荷印民族的先祖。其經路大體是從印度支那半島奔向馬來半島，再越麻六甲海峽到建蘇門答臘，爪哇，小巽特列島，一部分更遠到紐畿內亞的江部，還有一部據稱奔向婆羅洲，西里伯羣島，菲律賓以至台灣和日本。

這些移民民族把先住民或驅逐出境或同化，而組織部落中心的社會。

等到西紀元前時的時候，與印度的交通已到了很旺盛的地步，有許多黑恩芝人移來與當地婦女盛行雜婚，到八世紀時他們的文化和宗教互相交錯，蘇門達拉的佛教，爪哇的婆羅門教都很盛行着，在蘇門達拉興起了一個「斯里比加亞國」，在爪哇有「默膠巴伊特」村出身的「默膠巴伊特」王興起。此王國逐漸盛大，到十四世紀中葉已形成為荷印的一大強國，但此國不久已於新興的回教徒。回教徒是十三世紀初期出現於蘇門達拉的北部，尤其是以麻六甲為中心建立了蘇拉雅回教王國，及至荷蘭人開始渡來之時，除巴里島，隆保克諸島外，幾乎全部遍布着回教了。

一五二一年葡萄牙人先征服了麻六甲，於毛爾德諸島獲得香料專賣權。當時歐洲於西班牙王費利布二世之領導下，採取加爾賽派新教擴張政策，與此對抗的荷蘭人擁戴若爾萊吉公成發展起獨立戰爭，遂於一六〇一年宣言荷蘭獨立建國。同時海外航海的隆盛促使荷人，哈特曼潛入葡京里斯本，巧妙的盜得從洋航海秘圖，又因一五八〇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征服，香料不能出入，因了強盛的西班牙以至荷蘭亦受了壓迫。至此荷蘭不得不對東洋的進出加以具體的策劃，以哈特曼為隊長，派遣了四隻商船組成的遠征隊出發。

二、荷蘭人的東來

五九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哈特曼率隊在爪哇的西北端的巴達維亞上陸，從此開始了四百六十年的永久榨取的過程，先入手毛爾加的

香料，其後逐年商船來航，將西班牙，葡萄牙的商船勢力日漸驅逐出境，更逐走英國，使英人不得不專念着印度的經營。荷蘭在一六〇二年先於巴達維亞設立四個獨立的商社，然不久本國政府將四商社合併為資本六五〇萬「基爾達」的股份有限公司，此即東印度公司的起原。荷政府賦與東印度公司種種的特權，特別允許其西起希爾峯，東至麻拉惹海峽以內的貿易獨佔權，又假政府之名與土著的王侯締結條約，包含要塞的構築。總督和其他官吏的任命，軍隊的設置等等特別權利。如是荷蘭之勢力逐漸伸張，於一六〇九年始開始對日通商，從巴達維亞，台灣之佔領，以至於澳洲，新西蘭之佔領，更在美洲大陸和南美圭亞那等地創設殖民地。東印度公司的初期的經營狀況，直至一七九

有獎定期存款 (注) 卅一年七月卅一日截止過期不收存款 (時請攜帶圖章)

特獎 一萬元

每張國幣壹百元定期二年 每年開獎壹次年息三厘

河省北銀行

◁ 援後行銀備準合聯國中 ▷ 行總：天津法界中街 分行：北京 支行：各地均可辦理

特獎	一萬元	頭獎	一千元
二獎	五百元	三獎	一百元
四獎	五十元	五獎	十元
六獎	五元	七獎	二元
八獎	一元	九獎	五角
十獎	二角	十一獎	一角

三十一一年八月廿日開獎

特獎	一萬元	頭獎	一千元
二獎	五百元	三獎	一百元
四獎	五十元	五獎	十元
六獎	五元	七獎	二元
八獎	一元	九獎	五角
十獎	二角	十一獎	一角

三十二年八月廿日開獎

九年是所謂黑暗時代，是白人的獨佔場，是堅固不拔的功利主義，產物的獨佔固論，對土著民族和家畜等也是同樣，並於福社的設施那絕對談不到。

第四代總督「克恩」著目於爪哇的重要性，於是實行調查，在一六一九年從巴恩達王手中奪得「爪哇特拉」作為東印度總督府的據點，即現在的巴達維亞市。他完成了東洋物產的獨佔權，並且發出胡椒、丁香及其他各種香料、咖啡、鴉片、砂糖、玳瑁木材（南洋產的一種熱帶木料，質很堅硬）、錫等，以指定代價供給政府的命令。

又為獨佔目的便利起見，使東印度公司社員以外他國商人殖移東來，禁止從事個人事業，其統治政策是利用原住民和土侯間的反目和都市間的利害衝突與鬥爭，用這種手段來防止原住民間的統一。

東印度公司創立未及到一世紀就已奪得全島的百分之十七，在一七九八年公司解散之時實際已領有全島的百分之四三。依一六三四年之調查，荷蘭所有的船數已達三萬五千之多，阿姆斯特丹爾達母保有的金銀塊是三億基爾達，就此說明了阿恩保、巴恩達、台爾那台等地的攻略成功的基礎。

如到十八世紀時爪哇北岸一帶，東部爪哇麻芝拉島等已佔有，但至十八世紀後半期，東印度公司內部各自貪圖私利，貪污事件不斷發生，以至於廢事，財政陷入極度紊亂狀態。

一方荷蘭本國亦與英國開戰，因之通商船隻蒙受莫大的打擊，且本國內政爭動發，於一七九五年國體變革，遂於翌年本國政府將東印度公司的特許取消且解散

之。於此東印度公司約二百年的罪惡史告一段落。

英荷戰爭，荷蘭失敗發生革命，威廉五世於一七八〇年退位逃入倫敦。不久法國併吞荷蘭，法王拿破崙將自己的寵臣唐台爾斯派到爪哇去施展他的鐵腕。號稱鐵元帥的此將軍原來是革命黨員，抱著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

荷蘭亡後英國援助亡命的荷王威廉五世，討伐荷蘭革命軍，攻打東印度諸島，佔領了麻六甲、錫蘭島，可其恩、巴恩達等地。一八〇〇年荷印的荷蘭勢力顯示後退，更於一八〇二年英荷締結亞美案條約，除錫蘭島外都歸還荷蘭，拿破崙失敗後荷蘭王國再起，於是荷印舊屬諸島亦候之回復，時在一八一六年。

至此荷蘭的憲法第一條是「荷蘭王國是包含荷蘭國、荷印諸領地」，至此荷印對本國的關係已非簡單的殖民地的關係了。

三、荷蘭荷印的壓制

如上所述東印度公司解散後的政治是經過種種的徑路始歸本國掌握的，可是其政策仍舊不變，還是榨取的殖民地政策，備備是本國政府內部的自由主義者不斷發起非難之聲，不久遂通告幣政改革。

真歸服，處處不絕內亂。英國將法拿破崙戰敗後，始向東方侵略的餘力，遂於一八二四年在倫敦與荷政府締結協定，由荷蘭取得麻六甲與新加坡港，其代價是將巴恩加、比里特恩二島和蘇門達拉的別恩克列林給與荷蘭，且條件附位有英向羣島荷向大陸分別發展互不侵犯的條約，隨之確認了荷蘭的蘇門達拉和婆羅洲的領有。

然而荷蘭本國積年之弊是怎樣急速補救財政的貧乏，於是一八三〇年佈告爪哇的強制栽培制度，一八三三年三百萬吉丁（荷幣名）的純益向本國送納，此後逐年增加，終於達到總額九億吉丁的大數。

此種劇烈榨取使原住民的怨恨激昂。因勿論，就是荷蘭人中亦有不忍坐視此酷待的，如荷蘭人官吏的副理事官特曼斯，台爾爾曾用姆爾特里的筆名著一書名「馬克斯哈弗愛拉爾」，暴露本國在荷印的虐政的實況，給輿論界一大刺激。

不久即由一般嚴的限制改為柔的強制，保護住民的利益，制定土地法，留意灌溉，對農作物的改良亦多少注意一些。這是從一八七三年至一九〇〇年約三十年間當地阿其愛人苦鬥的結果，使當局在統治上尊重住民的習慣，對於教育文化的向上採取極力放任主義，雖然如此知識能力者至今亦不過佔住民的百分之六而已。（未完）

自來水筆專家

李廣泰商行

地址：北京東城
燈市口七十九號



經售謝拉牌萬古牌福壽牌將軍牌
各種自來水筆經久耐用式樣新奇

六月一日起減價三星期
照定價九折並特備犧牲多種

電刺姓名
免費修理

葉子爲甚麼是綠色？

—— 隨 竹 ——

—— 介紹一個有趣的實驗 ——

有許多人對於宇宙間的一切現象，或者始終在懷疑着，或者自告出些茫然毫無根據的解釋；這不能不說是一生的遺憾——尤其在科學昌明的今日；固然，絕對不能每個人都是科學家，但對於自然界的現象能用一些普通的科學常識加以說明或研討出來很合乎理論的解釋的話，至少能使你一生常常帶着「趣味」的愉快生活的！

現在我帶着個有趣的實驗來解釋一個問題，也許能增加你研究的興味。如果有人問你：「葉子爲甚麼是綠色？」也許能回答：「因爲含有葉綠素。」但再問你：「葉綠素爲甚麼要呈綠色呢？」有很多人或者就不知道了；原理是這樣的：太陽的白光是由紅，橙，黃，綠，藍，靛，紫七種光線所合成，帶色的物體就是將日光中的與物體同色的光線反射將其餘的光線吸收，所以形成各色的物體；無疑的植物葉子就是將綠色光線反射將他色光線吸收收呈綠色；這樣只解釋了問題的一半，究竟爲什麼要把綠色光線反射出來呢？可以由下面的試驗去找解答。

首先把七盆均很茂盛的植物放到暗室裏去，經過幾天之後，拿到日光下面，分別用七色玻璃罩將每盆用不同之一種顏色罩蓋上，經過幾小時以後，每盆取其葉子分別試驗其澱粉反應，而結果被紅藍玻璃罩的植物葉子反應特別強，被綠玻璃罩者其反應最微弱，也就是綠色光線對食物製造上能力最差。我們都知道葉綠素的功用就是把葉子從氣孔吸入的炭氣和自地下吸入水分化合爲糖等有機食物（即光合作用），所以通常植物葉子呈綠色的原因就是將食物製造上沒用的綠光排除，將其餘有用的光吸收的原故。這道理正與人類類的食物選擇的標準相同，凡是含維他命多富於營養的，自然要多吃，沒用的甚至有害的無疑問的要排除的；還不是很明顯的比喻麼？

也許有人會認爲這樣「創根問題」的總拿「爲甚麼」三個字去找麻煩。不錯，麻煩是麻煩，但在你很短的一生的旅途中你連一點麻煩都不肯去找，那樣的生活還有什麼趣味？那末我們這「人生」還有什麼意義？朋友們，並不是叫你較盡腦汁的去想去做，是請你把眼睛睜開看一看，人家已經費了許多心血發明出來的東西出來的，如果快速「看」一下都不肯的話，那會簡直有些不夠「資格」稱爲二十世紀的人，同時也許還要罵那些年老「頑固」「落伍」，她不肯看自己？請問你「這上時代」是指西服革履的樣式而言麼？是指髮型的美麗程度而言麼？青年朋友們，我並不想告訴你葉子爲甚麼是綠的，是想提醒你你在科學方面要「追上時代」去！

我們的主宰——太陽

一切的生命是牠所扶持起來的！



· 衡 ·

在「古石器時期」，我們的祖先所最怕的，要算黑夜了。這時目光炯炯的野獸，在荒林中覓食，如獨霸王一般的凶悍。我們的祖先，只好在洞口圍著小火，避免牠的蹂躪。但黎明東方既白，太陽出現，野獸退縮的時候，他們的胆量又恢復起來了，鑽出石洞，各處遊行覓食了。然而一過正午，太陽步步的降低，樹影漸漸的橫斜了。天空慢慢的變黑了，太陽完全匿沒了，黑夜與恐怖再臨，穴居人不得不趕快返洞，期待次日的光明。

—— 天文學的產生，便自觀察太陽始。

直到如今，我們最歡迎旭日東升，當時光茫萬丈，一日之計在於晨，每覺精神一爽，等到日落黃昏，夕陽西下，便覺憂鬱悲來，有日暮窮途之慨，可算一切民族自古遺傳的天性。太陽對於穴居人的生活，如此重要，積久被視爲神靈，奉以祭祀，信仰太陽神，就成爲年代最久傳播最廣的宗教。

古代的埃及人崇拜日神，希臘羅馬印安等國，都建築大石廟而供奉牠的。他們雖祀奉太陽，徒知敬畏，至於地球與其生物如何非倚賴太陽不可的關係，却是近代科學所闡明的。我們現在知道地球和其他行星，全是太陽母體內吐出來的嬰兒，我們的地球終日圍繞太陽旋轉，爲此天空主宰的吸力所扶持。這種力量，雖是看不見，却比無論什麼樣的鏈索，強大萬倍了。

地球上的光與熱，全是從太陽裏發射出來的。假如太陽一旦消滅，地球就立刻變爲黑暗世界，備有殘弱的星光照耀而已，因爲這時反射日光的月亮已不復明亮了。幾天之後，溫度降得很低，所有的一切動植物當即人也在內，全被凍死了。再過些時候，景象更是離奇，海洋全凍成冰，空氣又從氣體變成液體，再從液體變成固體了。我們的食物和燃料，也是依賴日光的，因爲沒有日光，植物便不能生長，而煤與油等燃料也是植物所變化，便亦無由得了。

近代天文家說，太陽是一個具黃色白色自行發光且充滿熱氣的旋轉球體，牠的直徑是八十六

二 女朋友的照相

我的女朋友從遠處寄來一張照相，還是她自己的半身相，面孔向下方斜着，眼睛卻是很費勁的自下而上而視。這副窮兇極惡的姿態，神秘裏透着威感，快樂中顯着别扭，真是一張藝術的傑作。

坐在照相機前的人，總希望拍出一張比他自己更美的照相來。從此一連串的問題就發生了——屁股是整個的就坐好，還是讓左邊坐着右邊空着好，或還是倒過來好，或還是讓左右兩邊平分秋色，各坐一半好；身子向前好，還是向左右好，至於面孔的問題更是複雜，左擺又不好，右擺又不好，於是攝影師的雙手就在你的頭上顯出功夫來了，左擦擦，右擦擦，向上擦，向下擦，一會兒跑到鏡相後面張了張，一會兒又跑到遠處望一望，然後再跑到你的身邊來擦弄一會，然後再前後左右跑了一個遍，然後……這般情形活像小孩玩皮球，永久不會停止。

女朋友的那張臉是比不上，比下有餘的一張中賤臉。正因其是中庸，所以淡抹濃裝都不大相宜，祇有玉態其自然的時候，倒還乾淨俐落，楚楚可觀。偏偏她自己以為美得不行了，一天之中至少要化兩三個鐘頭在鏡子前面。一會兒去抹些雪花膏，一會兒又去塗上些口紅，那副神氣好像有心要把西施活活的氣死！要是現在還有西施的話，我總覺得她這樣子有些自欺欺人，並且把時間也化費得太寬了。所以時常譏諷她，甚至於跟隨實話實說，說她的臉長得並不太美，不必過于自負。可是她非但聽不進去，還罵我一頓。如果碰着不高興的時候，還要罵我不識抬，不懂得美的真諦，甚至拳足交加，把我驅逐出門。

我寫着她的這種心理，因為那種心理使她浪費了不少銀錢，虛擲了無限光陰；另一方面，我却在讚美她那種心理，因為那種心理使她髮匠發

· 老兵 ·

明了水燙，火燙，電燙，無線電燙，奶油雷燙，飛機式，香蕉式，斐律濱式，以及坦克車，高射炮式等等；還有差容專家，時裝專家，鞋帽專家（千層底專家不在此例）等等都有他們偉大的發明公佈于世；但是其中最偉大的還是攝影專家，不是嗎？攝了影才可以把以上種種的發明，傳之萬世而不朽，而可為子孫留紀念，而可為後代作參考。

攝影術的突飛猛進，真有一日千里之概。且看報紙上的廣告就有：美術攝影，藝術攝影，弧光攝影，特別弧光攝影，科學攝影，特別科學攝影等不一而足。五光十色，弄得人家眼花撩亂，頭昏轉向。好在摩登女郎有的是時間，不妨跑到一家一家的去實地試驗，左來張美術照，右來張藝術照，橫着來張弧光照，豎着再來張特別弧光

照，與之所至，便披靡帶孝，來它一張小上放牧的，……

說來真難為情，我細細的看了大半天，還是看不出我女朋友的照相是用那一種光線攝的。本想把它刊出來，請專家們來鑑別一下。但是那副尊容，又恐怕讓人家看了要惡心，所以經我再三考慮的結果，終於把它藏起來了。不過，無論如何，輪本人對於這照相，一定作兩樣看法，而以爲它是八面玲瓏，十全十美的。否則她就不會打這遠寄了來了。于是我又記起以前對鏡梳妝時，那種「我見猶憐，誰能遣此」的樣子，以及我那些大煞風景的批評，就寫了這篇東西，來維護我的一貫主見。即使她要把我的頭給摘下來，無論如何，我也不敢恭維她這照相是拍得好看的。可是，當我想到她那顆頭被人家玉鏡箱前左擦擦，右擦擦的時候，真替她叫冤！

從打人說起

因爲有一個小學教員打傷過一個學生，於是現在招來了許多議論。其中張金壽先生主張「以打止打」！這個方法頗有可玩味之處，於是也想藉此來談一談打人。

關於戲子，學徒以及私塾中的學生，他們時常遭受不堪忍受的打罵，我想這該浮面是不容易找出結果的，最好是我們先來考究一下發生那種事件的社會原因。

封建制度存在于中國是有着極悠久的時期，封建主義社會最初的制度是農奴制，後來因爲漸漸地變動，亦即因爲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衝突的結果，

風。

才有了手工業者，在城市中的出現。大抵是一個小手工業者雇用幾個幫忙代打雜的孩子，因爲用他們可以節省許多費用，而且還能做更多的事情，同時也可以學一點手藝，因爲在幫忙中已經有了「學習」的事實，稍一有壞處，主人便可任意打罵，過于厲害了是幹不下去的，于是便辭工。但這樣長久對小手工業者是無益的，所以後來他們才以「立字據」爲學徒入門的主要條件，這樣一來便可以自由地按自己打罵使用了。如夏日爲主人打扇，冬天爲主人「提夜壺」，以及做種種力氣活，就是在現在也不難找

出。「戲子」有着與「學徒」相同的命運，他們大抵是貧窮人家的孩子，爲了暫時的的生活才被送進「科班」的，當然也是必須要立字據的，他們一面學習技藝，同時還得爲「科班」與主人做很多的事情，主人對待他們有甚于小手工業者對待學徒者的，人們能够着當時的封建制的，人們能够着當時的封建制的，所以科班主人對於戲子可以任意賞罰的。

「私塾」的學生遭受教師的那種打罵，這是封建制度的教育所產生的惡果。因爲在那個時候，一般富戶人家是聘請教

一壯子牢騷 小人兒書

·安老·

自從在書攤上看到千奇百怪五光十色的「小人兒書」之後，真不信咱們國人沒有科學頭腦。

小人兒書的著作家和小人兒書的出版家，雖然不為人們所注意，而其為害人羣，較之製毒者與毒販，實有過之而無不及。不過，前者為人們所忽視，而後者則較為明顯。

自從自己的家中為了教育自己的兒女，但許多沒有為聘請教師的經濟力的人們，可又願望自己的孩子讀書，多數的人這要要求，於是便共同聘請一個教師，找一個適合地點。後來教師們認為對自己並不合算，而且教授起來又是那麼麻煩（因為那時他們還不能任意打罵學生），於是便隱坐在家中，開始廣收起學生來，這時成立了「私塾」。利益既大，又可任意「管教」學生，他們教學生高聲朗讀，高聲背誦，如果肯出便課罰，或責或跪，以至打，因為那樣的教方式也是依從着那時的封建制的，當我小的時候在私塾讀書時曾被教師命令整理「節娘」的房間，這

不是有着奴役學生的意味嗎？姑不談現在是什麼樣的社會，但比起封建制來確實是有了很大的進步。現在的學校就完全與私塾不相同了。教育方式也改「打罵」為「誘導」了。不過現在為什麼仍存在着「打」呢？這原因在整個的教育制度。我認爲芥青先生說得頂好：「據說『該員』是教員訓練所出身（該員即一失手成千古恨）括弧中略去）我就認定『訓練』有欠火候之處，若依『太子犯法，刑其師傅』的古訓，那麼真訓練之責也就難辭其咎了。」說得真是一針見血！不過張先生的那一以打止打！還是有些專針對着那教員的意味，可是也或者不是。

數年前，小人兒書會盛極一時，都市村鎮到處風行。一般小學之年的兒童，莫不爭相購讀。即使中下之家的兒童，也必省下父母所給的點心錢，或買成貨。捨正當課本於不顧，還在其次。贏有的每日三飯都無心再吃。整天迷頭轉腦，專憧憬某使某仙的事情。一顆純潔無邪的弱小心靈，完全被仙俠盤據。於是乎飯也不吃，學也不上，十來歲的兒童，迷惑的撈跑出去求訪劍仙。（非筆者杜撰，數年前新聞紙上曾有過是類新聞之記載。）此外並有自命劍仙或俠客，與同伴玩耍之間，用玩具類的刀槍，誤傷眼目，因而雙方家長起了糾紛等情事。可以說那是小人兒書之賜與。

是後，當局也曾注意及此，曾經頒佈出售小人兒書之禁令，喪心病狂的好商，雖不敢再明目張胆大量印行，但仍然陽奉陰違的偷倫製造。

於是，近年來之小人兒書，又漸漸盛興起來。（筆者以為小人兒書，不是絕對不可出版。假如改其荒誕離奇之作風，內容取材新知識之描繪。並以誘導兒童向上為主旨，輔助家庭與學校教育之不足，那也未始不是善舉。筆者附識。）中學之間，年齡稍長，耳所聞目所睹，俱是兩性追逐之變事。往日迷惑之小人兒書，此時已不合口味。取而代之者，當屬色情文章。色情愈濃厚，人們愈歡迎。白天沒心讀書，夜間不能安睡，於是影院公園，到處追逐。直眉瞪眼，不知所之。

按色情文章，最受一般學生所愛讀。他如舊書西廂記，紅樓夢，金瓶梅……等。也同樣為人所述。據聞有這麼一回事，某學生者，為紅樓所迷，每天撈頭撈腦，撈東忘西。掌櫃的問他：「喂！你是怎麼回事？成天迷迷糊糊的！」

某學徒的投給掌櫃的一個白眼，然後無精打彩的說：「唉！林黛玉一死，我早沒有心幹啦！」如上所聞，筆者雖未目睹，然則紅樓之迷人，實人所共知之事。

近來京津各地，鬧得烏煙瘴氣的，莫過於書劇與伶人。發有專刊，出有專員。內容五花八門，既繁且詳。如伶人偶感不適，或某人食量銳減，一茶一飯一舉一動，莫不搜羅詳盡。假如您是伶人生活的關懷者，僅此一書，亦可明如指掌。有無價道姑不具論，惟以其銷數之廣，亦可知而今戲迷之多了。

國人生活，由少至老，彷彿都為「迷」字所包圍。仙迷，財迷，色情迷。現在又加上大量的戲迷。預料若干年後，國人大約都得變成了各色各樣的「迷」。此情此景寧非可嘆！

論罵人

·蒲風·

中國人頂好罵人，上自官宦紳女，下至農夫走卒，幾乎無人不曾罵兩句，其方式當然各有不同，像下層社會中的人物們，他們要罵就罵，毫

不吝氣。而一到婦女便不同了，她們只會噓噓走卒，幾乎無人不曾罵兩句，其方式當然各有不同，像下層社會中的人物們，他們要罵就罵，毫

納妾 我的見

·君寒·

大凡一種民族，都有各種不同的風氣，這種風氣發展到最高的形態，直接可以代表民族的

全部。像我國在過去有女人的纏小脚，男人的蓄長辮，以及吸鴉片納妾等事，無一不是十足

的表現東方民族頹廢的色彩。關於這些事情，其有千百年深長的歷史，稱它爲中國的四大奇案，不爲過分。在這些竹董上面，如果我們細細的觀察細細的尋思起來，有時候能

使使得我們笑出聲音。有時候更能够使得我們哭出眼淚，因爲它不但把中國的一部輝煌燦爛的歷史站上了污點，而且更爲文明國家的一個偌大的新病。

不過就目前說起來，對於女人的裹小脚，男人的蓄長辮，至於吸食鴉片一項，現在拒毒運動正在雷厲風行，在不久的將來，或許也能見到一個端倪。於是所謂碩果僅存的，便是納妾這件事了。

關於這件事，過去好像已經有人討論過，但因爲它本身畢竟是中國的一個社會問題，所以當這問題沒有解決之先，無論是在現在，或是未來，仍

有加以談談的價值。按講情理，家庭中一夫一妻原爲兩性的正當結合，實在東西洋文明國家，早已行之有素，我們不必再來說。可是我國在古時候因爲女權的落後，男女觀念的根本錯誤，說得明白些，女子便是男子的附庸

，男子的玩物，所以當時一雙文人上大夫階級之流的人物，在隨逐章台挾妓消遣之餘，更往往出以巨金，買兒女，充作寵妾。甚至於一而再，再而三，誅求無厭。這種情形在當時的社會裏，蔚成一種風氣。

有人說，中國最文明的地方莫過於學校了。其實也不盡然。做教師的除了會打學生，更會罵學生。不過罵的方式比別人來是改變了。變彎曲曲地罵學生面紅耳赤者有之，暗自悲泣者有之，放聲大哭者亦有之，真可稱爲罵人的能手，連做父母者都比不上。最可恨者是許多市儈吐笑

那罵着人的學生道：「哼，還是學生呢！」意思是說，學生是頂文明的了，怎麼也罵起來呢？於是他又附加道：「大概是山後頭的學生吧！」蓋言其野也。其實老實說起來這罵得不是更刻薄了嗎？學生罵人，不足爲怪，更不能言其過。因爲從教師父母那裏便開始罵起來，學生們還不以他們作榜樣。

小孩子也罵，而且罵起來更是火火得很，譬如劍，舌如刀，毫無謙遜，可謂針鋒相對，各不相讓，直罵到一方潰走或是動起「全武行」來，那時才能找出一個段落。鄉村的孩子因爲有鄉音，所以特別叫人不入耳，「鹹」得使人討厭。城市的孩子便不然了，他們完全操着流利的國語，罵起來又是花樣翻新，從彼此一直罵到祖宗以上，這是在外國尋找不出來的。

在中國講究罵人，連教誨也不得不避避三舍者，莫過於文人。到現在愈時髦起來，好像不會罵人便不配稱爲文人，於是你出罵，我也罵，大家都罵將起來。本來是個文學作家，不去致力創作，却偏要來罵人，來尋開心；本來是一個文藝批評家，而偏不去我作品批評，偏要來罵人，來湊熱鬧。

說起來也難怪，文人的罵人倒是「與衆不同」。第一，他不必費口唇，其次也用不着力竭聲嘶地喊破了喉嚨。而且同時還能賺一點罵人的酬金。以外的益處，或者還多，如「獲美」，「登龍」等便說不盡說了。

看完了這本「吾友」之後，請你立刻贈送給你的親戚、同學、和朋友。

字，究應作何解釋？至此不得不有所疑問。

大概文人的聰明總比無知識的人高出一籌；因為這種人做錯了事情往往可以撒過謊，或者尋護身符來躲藏躲藏，就憑一枝秀筆三寸不爛之舌，也可以說得別人目瞪口呆，恍惚迷離。所以在當初的社會裏向女人作祟的，便是一般以文章道德冠絕一時的文人學士。這些人整天張口禮義閉口廉恥，可是一方面却藉著風雅的字號，做些玩弄女性的勾當。

以彼時的情形而論，一般文士之中十之八九莫不蓄婢納妾，貪戀女色；而且他們在女人身上，每每恣情任意，放浪形骸，且偏偏又以多情自負，風雅自命。因此際而至於販夫走卒，生活只稍稍一寬裕，也無不羣起效尤，一般富商巨賈更無論矣。

我說文人畢竟是聰明的，他們讀過書知道道理，而且是根本識得善惡的人，所以對於自己一個人佔據了多少個女人的靈魂和肉體，自己也有點不大好意思，並且在眾人面前也覺得似乎說不過去，於是乎別得得說，只好名之曰風雅，希圖逃避一時的罪孽。用是千秋萬世之後，使得一般後生小子，尚以古人之行徑為是，起而效之，其不流於奢徒子者幾希！是風雅兩字之誤人甚矣哉。

納妾這事因為有這些名士們的推崇，所以在過去的社會裏的確佔有相當的勢力；要以風氣使然，應是司空見慣。

自民國維新之後，法律上規定一夫一妻的制度。對於納妾之事，早認為是涉及重婚之罪。可是，一般大人先生們仍脫不掉舊日的軍口，對於金屋藏嬌，往往懸為無上光榮。差不多好體面的人，身旁沒有一兩個姨太太，便不足以顯示生活的闊綽，於是乎一般闊老們，居常總是左擁右擁前後後簇的，帶著姨太太出入於交際場中，花枝招展，鶯聲燕語，讓人看來覺得飽福不淺，更不知羨煞多少窮措光蛋。

不特大人先生們如此，就是一般凡夫俗子們，手裏只要存着幾個臭錢，或者稍微露一點頭角，那末第一件必須要做的事，便是娶姨太太，這好像娶姨太太是普通人在發跡以後，必須要走的途程。有人批評中國在留學生回國以後頭一件事便是跟自己的髮妻辦離婚，我覺得這事比起娶姨太太無論如何來得文明多多。

所以說關於納妾這件事，直到目前為止仍未見稍事減殺，完全是中了過去封建的陰毒。據說現在一般唱戲的女戲子大半却已經作了富翁的姨太太。我們對於這些女子，第一原諒她們沒有讀過書，思想簡單。第二，她們之所以專以

金錢為務，原是她們的本來面目。本諸此點，是不便苛責她們的。

但是一般進過學堂門念過書的女人，甚至於像中學畢業學生，也有不少嫁給富翁當姨太太的，我們對於這些女子，實在不容輕易的放過她們。

以往，她們總以為男子是不好的，男子是玩弄女性的。可是如今法律已經賦予了她們身體的自由，賦予了她們與男子平等的地位，她們非但具有了完獨立的人格，並且具有了存於現世界上的種種知能，應該是不為容觀的環境所降伏。可是她們墜落了，這種墜落，我們只好說她們出自甘心，並非由於強迫。

因此，我們過去對於納妾這件事，往往把百分之百的責任都推到男子的身上，現在不得不從男子身上移轉百分之五十的責任歸到女人的身上去了。以目前說，任何女子在法律上都有平等的待遇，她們縱容男子納妾，是她們與男子之間的一種妥協，是她們甘心願意自己放棄自己的權利，同時有些女子居然甘心去作姨太太，是她們自己貶落自己的身分和人格，在另一方面也逃避不了觸犯法律的嫌疑。我認為，現在對於納妾這種事情，無論如何，男子與女子是應該各負一半責任的！



吹毛集

木箱

或許當真

據說因「妓女檢治所」舞弊一案，而被檢舉之×××，在法院的供詞，否認有收「密姐」為養女之事，並謂「所以有這種謠傳的原因，是因為有幾個妓女赴所檢驗的時候，感其大恩大德，」以為報，遂不問允許與否，便公然大叫乾媽。」私計之，此話或許當真，妓女是何如人也，當妓女的乾媽，可有甚麼光榮，倘真有女人收妓女為乾女，豈不成了老媽兒了。

推得乾淨

又據說此公之供詞謂所有舞弊之事，皆係已死某所長，在逃某主任醫師所為，她的三千元是因為家裏的規矩，得一個孫子便存到銀行一千，三千元呢？當然是一共有三個孫子無疑，而此三千元是經某所長手存入銀行的，所以被人目為是贓銀，這一推，把不是滿推到一個死人一個逃犯的身上，不但洗刷自己，又不拉扯已行歸案之諸君身上，推得可謂乾淨，其打官司的義氣，頗可佳也。

那可不成

再來一個據說，這位女士的上訴理由有一條是因為地方法院判的徒刑十五年未免太多，大約言外之意是少判一點我到可以認命，一下子便是十五年，那可不成！

再談認識人 冷儀

寧可自家先作個傻子，
不要處處賣弄小聰明！

上期在附言裏，談到走進社會，首感困難的為認識人，因字數已足，而未盡，所以在這裏再談認識人，作為兄弟姊妹們走進社會時；認識友人的參考。

在這裏說輕鬆，不費心思，還真首先要算是在中學時代，原因中學生世故少，所以彼此間的一切來往沒有世故在支配，這人的行動作事就輕鬆多了，到大學時代，試比較一下；四年級的學生就比一年級的學生世故多了。我還記得我從大學一年級起，我便開始作了傻子，我看任何人都無話不談，把對方便看作了知己，結果是為人所利用！像這樣的當，我上了不只一次，但是我並不灰心於忠誠交友，反而自慰，因為比如有十位朋友，我都以忠誠熱心待之，社會無論黑暗到何種地步，我承認無論如何是好人超過惡人，否則，社會更不知要怎樣黑暗，而青年人乍離學校，更不知怎樣生活在社會上了！那麼我的十位朋友中，也不知不過有一二敗類而已，那麼至少我可以得到八九個真實的，互助的朋友，反之，我待朋友都懷著的懷疑的態度，遇事不肯負責，把責任都推在別人的身上，自己却見利勇為，遇事則退，處處搬弄小聰明，久而久之，自己的行為便會為人所不齒，那麼我雖不能上任何人的當，但是結果也必一個朋友得不著，那才真是傻子呢！打算在社會上活動，而一個好朋友也沒有，雖然仗着一點小聰明，勉強應付周圍的環境，但其活動的範圍，也必不能永恆的！所以自家寧可先作個傻子，而不處處賣弄小聰明，那才是真正聰明

吾友顧問

怎樣向同性朋友表示愛？

婦女上：
哈！你真像我的妹妹，因為你也叫什麼什麼儀，簡直告訴妳吧；我的妹妹和妳的名字是那樣的巧的一樣啊！

本來這簡單的問題，很可以直接覆信給妳，後來我想到在十六七歲的兄弟姊妹們，幾乎都有這個問題，看來雖小，實際上小則影響個人的學業，大則會間接影響前途，所以我把覆刊載在這裏。俾使兄弟姊妹們在交友方面有所參考。
男女孩子都是一樣的，像妳這樣大的年紀，正是過着同性愛的時期，再過四五年，目標便會轉到異性身上去了。回想我在十七八歲的時候，也有過妳這樣的情形，這時想起來當時的情景，真是覺得自己傻的可憐；當時我所傾心的那位女友，現在已作了三個孩子的母親了，除偶爾在公園，北海遇見她一兩次以外，平常是沒有來往的，即使遇見了，也不過是點點頭，說幾句應酬話便過去了，時過境遷，便也不覺得怎樣傷感，回憶當年所耗費的愛慕追求的精神，真是冤呢！這所謂的同性愛，試問對於人生有什麼意義？短促的人生，有意義的事攬取待我們青年人去幹，還有餘暇去幹無意義的事嗎？

講同性愛是毫無意義的一件事，空自擱擱妳的課業，耗費妳的精神，妳為什麼不把集於一人身上的愛力，給予妳所有的學友呢！不只免去上述的弊病，而且還多得幾個朋友，不好嗎？我很能瞭解妳現在的心情，這種心情對於同性愛不得，就是將來對於異性更是要不得，只有自己吃虧；精神健康都受損失，而對方是不負責任的。同性愛是不會持久的，所以勸妳不要把他視為一個問題，同時對她更不要再表示什麼愛意，若是喜歡她，就和地作一個比較好的朋友就夠了，她不會像異性般的拒妳於千里之外的，不必非要作什麼愛友；整天在一起，如膠似漆，那是不可能的，有一天大家都是要結婚的，自然的便離開了，那時還會有什麼愛存在嗎？再說一句，縱使妳們現在作密切的愛友，及至有一方面有了異性的朋友，你們之間的愛便會因之而淡薄了，也會因嫉妬而使友情破裂，所以，同性愛講的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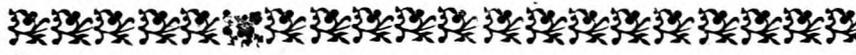
由於妳信中的字裏行間，可以看出妳是個感情豐富的孩子。一個感情豐富的孩子是多麼易受外界的感動，所以處世為人必須要多加謹慎，妳將來走進社會，待人接物以及認識異性朋友，深望多加考慮，以免感情用事之弊，切記！祝
學業進步

文學如何入門？

林某女士：
萬分對不住！覆妳的信現在才動筆，可是近來因為俗務冗忙，實在無暇揮管，想妳定能原諒到我，至於妳說還寫過第一封信，想是遺失了，因為我沒有看到，否則，一定早給妳覆信了。
說來也慚愧；我之所以能成爲文學陣中之一名小卒，也是由環境造成的，從五歲就在書

的人哪！同時每上一次當，就得到一次的經驗，這種學問是書本裏找不到的。

等到在社會上盤桓日久，經驗可以使你很清楚的面貌，談吐，行動，禮節等各方面，你就可以估量出對方幾分人格，是不是個可交的人物！我現在可以說有了三分之一的認識人的本領，比如我看見一個人以後，我猜想他是怎樣一個人，往往三個人之中，我可以決定一個人之善惡。我有過一個朋友，我初起看見他時，我就討厭他，其實也是個漂亮人物呢，但是在我眼裏；便覺其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行動詭詐，一直不大喜歡招呼他，果然，後來我發現他確是奸猾的人物，又有一個朋友，他平日的行動，以及自家鼓吹的，確是個好人，值得令人崇拜的，我一直誇耀他的好處，但是後來我才發現他，只是一個文明些的小人而已。又有一個朋友，我一直就覺得這個人不怎麼樣，別人問我這個人怎麼樣，我雖不能替人搗惡，但是也要閉口搖首以示意，但是我一直還和他是很好的朋友，只到他有意和我絕交，我才不得不避之，綜合以上三例，我知道我的本領不過如此，若等到社會訓練的我見着什麼人，便認識了什麼人，便以什麼手腳對待之，則不難成為老世故精于，那種人生又有什麼意思！凡事適可而止，我只希望我能够認識出好壞人來，然後抱孔子所說的：「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而交友。我相信我雖不能盡是換命之交，但是也不會有無義之友的！到是兄弟姊妹們趁着不帶着認識人的本領，而便能認識了人的時代，多認識些個人吧！將來，你們會覺得我這話是對的。



房裏古書堆裏混，及至考上中學，才發現自己的國文程度較好，考試時既不費力，而分數又好，因此之使我愛上了國文，又因為自己的感情豐富，所以喜愛詩詞一類哀感的文學。

考入大學以後，有自由讀書的權利，我便拚命選自己愛讀的課程，例如詩選，詞選，新文藝寫作四六文習作等，我都選讀過，選讀之後，有暇我還去旁聽，課餘，我的讀書注意無計劃的，任憑我的意志只我愛讀什麼書，就讀什麼書，名家著作我不一定本本捧讀，而非名家著作我却要細心翻閱，我意思是看名家的書是「學」，看非名家的書是「改」。這裏所備的書不一定非看書的文字，連同文章的構造等都在內。

我所讀的書並不算多，但往往讀過一本便忘了，但又不是完全忘光了，我只是把所有讀過的書，在腦子裏混合而消化了，及至自己寫作時，便方便多了。

往往有兄弟姊妹們問我：讀什麼書好，我的回答只是勸他們選自己喜愛的讀點古文死背下來，然後對最新文學，自己愛讀什麼書，就讀什麼書，自己的性情近於魯迅的筆墨，就多讀些魯迅的文章，性近老舍的就讀老舍的文章，腦子裏有了文的工具，那麼就常下筆練習寫，必須胆大不可，光胆大還不行，還得有涵養；好容易乍着胆子的寫出來的文章，又乍着胆子寄出去，結果被拋入紙簍子裏，於是另一方面恨編輯，一方面意懶心灰擱筆不寫了，於是前功便盡棄業於沒滿裝上了，必須要再接再厲練習寫作，總有一天功成名就的。

此外，也應時常留意看雜誌，因為雜誌上的文章至少是現在出版的，同時雜誌不只專載文藝一項，別項科目也應注意，以為寫作的題材或陪襯，匆匆草覆，此祝

夏安

二星二期一顧一問一談一話二

即將實現

每星期和兄弟姊妹們面談一切問題

親愛的兄弟姊妹們：你們大約還不會忘記吧，過去我們在本關徵求兄弟姊妹們的意見，有這麼一條：願意和我們面談嗎？可以說所有覆函中，都說願意的。同時為了一般不願函問的兄弟姊妹們，也一樣可以解決困難的問題起見，我們想法子幫助兄弟姊妹們，共同討論，研究而解決你們的問題，我們規定的辦法如下：

一、暫定每星期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為會見兄弟姊妹們的時間。

二、來社會談之先，必須先寫一封信，信內註明，1.姓名，2.年齡，3.住址，4.性別，5.學校或職業，6.欲與何人面談（冷機或一友），7.簡單書明詢問之事項，或（一友）

社會上之何種問題，或研究何種學術。（必須書明所問之問題，以便準備答覆，彼此經濟時間。）

三、來函逕寄吾友顧問組，經審查後，當即作覆。

四、來函中必註明上述七項，倘缺一項，即不作覆。

五、覆信中必約定時日，以及經濟時間，故凡未接覆信者，請勿逕自來社，以免空勞往返。

好了，兄弟姊妹們願意和我們面談嗎？請寄信來吧，我們正等待着呢！祝福你們

（冷機）

告訴兄弟姊妹們

（一友）

Mrs. GREEN'S AFFECTED LIMB

Mrs. Green fell down and cut her knee, and some days after the wound began to fester. It got so bad that her husband wanted her to call in a doctor. She had taken a dislike to the family doctor, her husband suggested that he should call in the man with the homeopathic case who passed the house every day. They kept a look out for him, and when he came along an hour or two later he was called in. The lady modestly showed him the affected limb.

The man look at it and said:

"Why, That looks pretty bad to me."

"Well," said the sufferer. "What must I do?"

"If I was you I'd send for a doctor. I'm a piano tuner."

AN ALARMING INCIDENT

Whilst several persons were traveling to London in a railway carriage at full speed, a gentleman seated next the window suddenly attempted to open the carriage door. This action alarmed the other passengers, who at once thought that the man must be a lunatic, and intended jumping from the train two or three of them immediately resolved to prevent him, and suddenly pounced upon him. The gentleman struggled bravely, but was soon overpowered. Holding him firmly down, his assailants asked what he meant by such conduct. There upon the unhappy prisoner, as soon as he could recover enough breath, gasped out that he only wanted to set free the tail of his coat, which had got shut in between the door and the side of the carriage. The feelings of the passengers may be imagined when they realized what a silly mistake they had made.

PAY WITHOUT WORK

A certain buildle never allows any of his workmen to stand about idle. He pays them good wages but while they work for him they must fully employ their time. One day he was going over some building which he was having erected. When he caught sight of a man standing on the scaffolding with his hands in his pockets. This made him very angry. He went cautiously up the ladder towards the silder, and taking from his pocket four days' pay, gave it to the man, telling him at the same time to leave. They man immediately obeyed, the master then turned to the foreman in another part of the buildings, and told him what he had done, upon being told, the foreman burst out laughing, and informed his master he had made a great mistake, as the man he had just paid was not one of his workmans at all, but a man who seeking a job.

葛倫太太的病腿

莫名譯

葛倫太太摔倒了，摔破了膝頭，過幾天傷處開始潰膿。情形很壞，於是她的丈夫讓她找個醫生去看看。而她不喜歡一些家庭醫生，她的丈夫提醒她，應該把每天走過門口擊着好像治療箱子的男人請進來。他們留意看着他，過了一兩個鐘頭以後他顯露走來時，就把他請到裏面。

葛倫太太很客氣的把她的病腿指給他看；這個男人看了看說道「啊！要我來看情形很壞呢！」

「是啊！」病者說。「我應該怎麼辦呢？」

「假若我是你，我就找一個醫生去。我是個鋼琴調音的人。」

一幕驚險劇

于振聲譯

幾個人旅行到倫敦去坐在一個最高速度的火車中，坐近窗口的一位紳士忽然要開車門，這種舉動震驚了其他許多乘客，他們想這人一定是個瘋子想要跳下車去，兩三個乘客立刻去勸解或阻止他，或捉住他，紳士用力抵抗，但是不久即被強力克服，按住坐下。這些人問他為什麼出此舉動，這位快快不快的被執者，不久恢復了喘氣時，喘息着說他僅僅要解開掩在車門中的衣襟，當這些乘客感覺到做出這樣一個愚笨的錯誤時，他們的心情如何是可以想像到了。

不勞而獲

有一個建築師從來不許他的工人偷閒，他所出的工資很厚；但是工人給做工時必須用盡力工作，一天他來看他正在建築的房屋，他看見一個人兩手插在衣袋中站在木架上，這使他很生氣，他緩緩地沿着梯子向那個人走去，掏出四日的工資給他叫他立刻離去，那人立刻順從的去了，建築師然後走向在別處的工頭，他把他所做的事告訴了他剛說完，工頭哈哈大笑，他告訴建築師他是做了個大錯，原來他給錢的那個人，不是這裏的工人，是正在尋覓工作的一個人。

注釋 Fester 生膿潰膿； Taken a dislike to 不喜； Homeopathic 類似治療的；
Piano tuner 鋼琴的調音者。 lunatic 瘋子； Pounce 突擒；
assailant 攻擊者； scaffolding 建造架；

號馬騎手的身子向前一俯，右手裏的鞭子抽得飛快，馬的腳步就加緊了，隨著賭客們的喊聲更高響起來，有的跳得好高；有的却把頭上的帽子扔了

然而到底是二號馬跑了頭馬，五號馬得了次席。王九爺用手拍了拍楊二爺的後背。

「做不是實位了嗎？」楊二爺連忙問。

「誰說不是實位了？都是獨贏。」

第一場跑完以後，劉順領着小羊來找楊二爺。在賭場又敲起來的時候，賭客們顯得更多了。他們都像定着甚麼使命似的，頭上冒着汗，腰裏響着響着，一會高聲吶喊；一會暗中計劃；一會擠着買票；一會懸着心等待開賽；一會高聲吶喊；一會感到絕望，隨着她們又一聲不語地去看馬。他們手裏拿着空虛的衣兜，

想把最後的幾個錢做個孤注一擲，他們覺得這完全是僥倖的衣兜，然而把的手把心自己的錢安然送掉，他們一定要再拿回來，所以他們又用顫抖的手把錢掏出來。

楊二爺望了望這些賭客們，才把臉對着劉順。老頭，下場就是您不過去看看。

「不用，下場的位置我看沒問題。」

劉順說着又把嘴貼到楊二爺的耳邊去。楊二爺微微點點頭，手裏却用力捏着那紙票。

「李爺這回得實力氣，就是。」

楊二爺臉色俱厲地說着，嚇得小羊有點莫名其妙。

「爸爸！」小羊仰着頭對着楊二爺說：「這兒真倒霉，一回也沒播上。」

一陣汽笛聲把楊二爺吵醒了，他又打開了馬表。

「自有馬，二千二百米。」

在馬表上第十二次競賽表下印着，這次一共是十四馬參加，突然從看台發出一個消息給賭客們。

「五號馬因病不能出場。」

楊二爺聽了這個消息有點驚奇的樣兒，可是他極力鎮靜着，雖然心裏正在想：

還有九匹，又多個機會。我的黑光！

王九爺笑着向楊二爺夫婦告辭就走了。楊二爺在人羣裏注意着售票情況，從瘋方面每個號碼前，直看到馬位每個號碼，過會看板上寫出總售票結果，他慢慢又走回來。

現在已經開始比賽了。他走上了看台，楊二太太跟在後面。

這匹一匹烏黑的馬獨自地跑在最前面，差不多這樣保持了五六百米的樣兒。

「黑光，黑光！」楊二爺的嘴唇顫抖着，雪茄煙掉在地上。

一匹黑光，一千五百米，一匹銀灰色的馬逼近上來，隨着又是，一匹白色的馬。楊二爺的腳底下用了力，可是却跌在楊二太太的腳面上，不由地她咧着小嘴就發了聲：

「真個，快撈！快撈！」

楊二爺並沒有理會她這道自語着：「該死，該死！」

楊二太太也只得敲了敲眉，精神隨着集中到另一方面去了，連錢腳的事也忘掉。

「該死，該死！」楊二爺又領着脚咒罵着：「該死，該死！」

楊二太太聽着他的罵聲，也把身子往前探望着。

七匹馬已經從轉灣的地方跑下來，黑光的頭，後面那匹三號白色的馬緊跟在後面。

「放，放！」楊二爺忽然想起了指揮的口令說：「三號馬也要和黑光跑個並齊。」

七號馬確實不壞，顯然是佔在最先，就是三號馬也要和黑光跑個並齊。他看見李順坐在馬背上，用手緊勒着繩，現在還只有四五百米了。

「放，放！」楊二爺忽然想起了指揮的口令說：「三號馬也要和黑光跑個並齊。」

七號馬確實不壞，顯然是佔在最先，就是三號馬也要和黑光跑個並齊。他看見李順坐在馬背上，用手緊勒着繩，現在還只有四五百米了。

「放，放！」楊二爺忽然想起了指揮的口令說：「三號馬也要和黑光跑個並齊。」

七號馬確實不壞，顯然是佔在最先，就是三號馬也要和黑光跑個並齊。他看見李順坐在馬背上，用手緊勒着繩，現在還只有四五百米了。

「放，放！」楊二爺忽然想起了指揮的口令說：「三號馬也要和黑光跑個並齊。」

七號馬確實不壞，顯然是佔在最先，就是三號馬也要和黑光跑個並齊。他看見李順坐在馬背上，用手緊勒着繩，現在還只有四五百米了。

友

緊靠著看台前的鐵欄桿，他看一號馬領先越過終點，有些個伙役來接馬，他的兩隻眼迷迷糊糊看不清楚甚麼，好像瞎子在場裏的秩序顯得混亂了。

「該死，該死！」楊二爺嘆息着：

「老爺，太太！李順不成啦！」

劉順領着小羊跑上看台來很驚慌地喊：

楊二太太兩隻手已經扶着楊二爺的背，一面扭過頭來對順說着劉順問：

「怎麼啦？」

「受傷太重，恐怕沒法子救啦！」

楊二爺聽了，忽然直起身來問：

「要死？」

「是！」劉順慢慢地回答：

楊二爺好半天沒說甚麼，呆呆地看着，看甚麼呢？想甚麼呢？他甚麼也沒想，心裏空空洞洞地。

「走！」

楊二爺往前邁着脚步，楊二太太把劉順叫過來咕噥了幾句，劉順點點頭忙去攙扶楊二爺。

一塊高大的指示牌上面掛着優勝馬的位次。

「七」「三」「四」就是第十二次競賽的結果了。

楊二爺彷彿有些微笑的樣子。看了看，嘴裏叨唸着：

三 訴 三

婕 · 郁

窗外織起密密的雨簾，天空黯淡，陰霾異常。看情形，一時恐怕不容易停雨。院中的柳條低低的垂着，柳葉在雨中更顯得翠綠可愛。我怔怔的望着左右搖曳的柳條，聽着細雨打在葉上發出斷續的清音，境界是夠幽美的。在工作六天後的星期，當該好好的利用一下，然而如何打發這清閒的日子呢？

案上的坐鐘輕敲了兩下，我無聊的走到書架旁，抽出一册散文集，隨手翻了一篇，心不在焉的看了不到一百字李媽走來說道：「四小姐，有女客找您。」

「誰什麼？」

「姓于。」

「姓于？」

「姓于，我說異道：『是誰呢？』」

「是位生客，要不您看看去。」

「好吧！你請她到客廳坐，我就來。」

我將書擱到桌上，匆匆的整理一下自己，忙忙走到客廳，因了脚步重的緣故，驚擾了一位正在觀壁畫的漂亮女士。她回過臉來，向我點一點頭說道：「教，你還記得我嗎？」我呆呆的凝視了一會兒，欣喜的握着她的手說：「素梅！是你！我差不多要認不得你了！坐！請坐！」

她隨坐隨說道：「是的，這些年來，我變得多了！昨天在教堂前遇見毓芬，她也差不多認不得我了！她倒還是那樣，我呼出她的名字，她還驚奇呢！」

「該死，該死！」

看馬場又鼓起了鑼聲。

劉順把楊二爺攙上了車，彎下身鞠了個躬。好像楊二太太還這麼囑咐：

「你看好辦吧！」

劉順又鞠了個躬，眼望着汽車沿着大道走遠，他用手揮了揮兩肩上的塵土。扭過身重進了馬場。

（註）

「扣豆」即搖彩獎。

「獨贏」即猜馬獎。

「馬位」即每次頭二三馬獎。

友 報

我坐在一張最近鋪的椅上，帶着驚喜的樣子說：「毓芬？我和她還時常見面呢！」

「是啊！不然我怎麼會找到你！」她微笑着說。從這微笑中，我又看到五年前開靜的素梅了。「那時她是多麼樸素啊！想不到時間給人着了這麼些顏色！」我中心如是在想着，口裏却說道：「這幾年是在上海嗎？」

「不，前年就回到北京了。」

「那末，什麼時候來的天津？」

「上星期五來的，明天就得回去，所以今天雖然下雨，我也來了。」

「明天就走？」

「對了！你想不到吧？其實她又何嘗想到我們今天的會面呢，人生聚散，本來是無定的。從前我們在一個玩的朋友早就四分五散了。今天能够見着妳，便不能不說昂緣分！」她在烟盒中抽出一枝紙煙，熟練的點着火說：「妳不吸吧？對不起，我自便了。吸煙在我幾乎是一種助談劑，妳不會怪我失禮吧？」我笑着搖頭道：「不要客氣，儘管隨意好了。」

她在空中噴了一口煙霧道：「妳可不可以告訴我近來的生活？」

「我有什麼可以告訴妳的呢？出了學校大門，又進了另一個學校。挾着點名冊上課，拿着教課書下班。成天恨一羣孩子打交道，告訴妳也沒有什麼意思，不如妳把你的事說給我聽。」我巧妙的把話題引到她的身上，希望從她那裏得到一些有趣的生活經驗。然而，我聽到的却是一聲輕輕的嘆息，我舉出懷疑的眼光望着她，聽到一個充滿了憂鬱的聲音說：「也好！向妳述一述我的埋葬了多年的故事吧！」她

吸了一口烟，沉默地，似乎是在安談她的心神，又似乎是在思索她談話的線頭。突然，她用着平靜而呆板的聲調問道：「妳還記得希銘嗎？」

「是從前住在妳隔壁的那位會畫畫的劉先生嗎？」

她微微的點了一下頭，說：「是的，是他！唉！祇怪我從前太年青了，太不懂事，跟他來往得太勤，以致給他造了進攻的機會。不是我醒悟得早，早已成了戒萬人唾罵的人了！今天妳，不會接待我了！」

「妳說的是什麼意思？」我茫然不解的問。

「別忙呵！等一會兒妳就明白了！」她勉強笑了笑接着說道：「我先告訴妳，我怎樣認識劉先生吧！這並不是什麼奇特的故事。妳知道住在一條胡同的人家，是最容易互相認識的，尤其是接近的兩家。不過，我不大記得我如何認識了劉太太，反正我是由劉太太的介紹，才認識了他的先生。」

她又吸了一口烟，隨後將煙尾扔到痰盂裏，說道：「後來，我得知劉先生會畫畫，於是便時常拿了畫請他改。就因為我真喜歡畫，所以限星期日出跟他到野外寫生去。我不用再仔細的說了，反正妳也知道，我們的感情是相當的融洽。」

她接着兩手，用着低沉的話調接着說：「就是那樣，我們相處了一年多。在一個夏天的星期早晨，我又同了他到野外寫生。那天他好像是不太安定，一張畫

還沒完成，便激動的對我說：「梅！妳答應我！我們做一對永久的伴侶！」他望着奇異的發光的眼睛看着我。我自己很明白，當時是怎麼一回事，竟允許了！而且，就如鬼迷了似的，看着他興奮的發紅的臉，聽着他顫抖的訴說如何辦理離婚手續；如何和我在一起共同生活。後來——我就糊裏糊塗的回到家裏，茫然的坐在自己的室內，我記不清坐了多久。忽然我清醒了，受着良知的譴責，我知道做錯了事，我不該毀壞另一個女人的幸福。而且，對我自己也不會幸福的。一個女人在這男性為中心的社會裏，極容易給於他們一個談論的資料。如果是一位走錯了路的女人，更是不容喘息的各方加以攻擊！人言可畏呵！我決定做一個人的背約者，而不做我們這社會裏的罪人！於是，在午餐時，我向姑母說明天回瀟希望我的哥哥，並且，打算在那邊升學。我從小跟姑母在一起，向來的要求就沒有失望過。雖然我這次的請求有點迫不急待，但因為我的問題很正大，如也是達到了我的願望。雖然姑母因為我的起程太急促而不大滿意，可是愛我的姑母仍然為我整理行裝。而且，第二天還親自送我上船，又打發表哥送我到上海。

「劉先生不知道妳走嗎？」我急切的問道。

「唉！聽着啊！我自然會告訴妳的。那天晚間我寫了一封告別的同時也是轉交的信給他，第二天清晨投到他家信箱裏，還好，一切都

很平安的過去了，沒有一個人知道，一直到了上海我才平靜了。一個多星期後，我收到表妹的信，信中提到劉先生，說，在我走後的三天他們全家搬了，不知搬到什麼地方去了。好！謝謝天，此後我沒再得到過他的消息。」

她停頓了一下說道：「這些年來我直打聽他忘了，然而，唉，今天我却向妳說了這些！」

她不自覺的掠了一下鬚髮。

「素梅，妳採取的步驟很對！」我無可如何的說着這句不關痛癢的話。她的勉強的微笑代替了她的回答。

「走慣世上的路，是該如何的謹慎呵！尤其是一個女人！」我用一種連我自己也聽不見的聲音說。然後提高了聲調問道：「素梅，妳現在在那裏做事？」

「在公大打字，事情也够忙的。這次我是請了假看望姑母。」她看了看手錶說：「我走吧！到北京我再給妳寫信。」

我若有所失的說：「好吧！不多留妳了！事業在人的過程中是最好的寄託。將妳的心靈用在妳的職業上，不會沒有代價的。好！祝妳一路平安！」

她默默的握着我的手，微聲道：「謝謝妳！」於是送我到大門外，看上了車，互道了「再見！」

「把把的回到屋中。將台燈擦開，執起筆，預備在日記册上寫幾個字，然而，我却不知寫什麼好。於是怔怔的望着筆端，聽着窗外起落的步履。終於，放下筆，心中默默的為她祝福。」

二荒山行

范帆

我走出了都市的門檻，踏上了荒野的遙途。曲折的黃土道上，漸漸的絕了行人的腳痕印。野鬼跳過了澗谷，獵犬失迷了途途，坎坷的山坡上，沒有一片平坦的途。沒有一片青色的葉子，祇露着蒼年壓過的黃石頭。越過幾個山嶺，穿過了幾道山谷。翻過了一個山嶺，獲得了一棵酸棗樹，樹下蹲着一位持槍者，驚愕那熟習的面目。

「是你？」

「是你！……」

彼此的手握緊了手，敘述別後的遭遇！……不瞞你說吧！……現在我做了無本的生意……今天有一宗大的買賣在這山頭，幸而你走向了這條路。……我有英雄之氣！……家中還有一羣親骨肉。……都能够活着，……還不是斷了我這塊骨頭！……一聲口哨！……

「再會！買賣沒有從這兒走！」……我呆望着這個熟習的背影，一時記不起他的姓名和住處，我悵悵且茫然！……環境如此的驚人遺蹟。」



真實偵探故事

雙命案

(七) 七步多各譯

當探長藍恩同探員亨利將亞摩爾旅時，忽然發現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關於在埃瑪小櫃櫥袋裏發現有一個三十二號手鎗的客運藥筒。據那勞說，禮拜日早晨伯倫迪西告訴他昨夜在他房間裏丟失了一枚三十二號手鎗的空彈藥筒。

「他每晚睡覺時鎖門嗎？」探長藍恩問。
「是的，每夜從裏面上鎖。」那勞說，「但是我相信的是我知道麥克葛倫夫人有着他房門上一個鑰匙。」

探長藍恩燃着一枝烟靜靜思索着，他以為伯倫迪西丟失那個彈藥筒。不是麥克葛倫夫人，就是埃瑪小姐在夜裏伯倫迪西睡熟的時候，自己用鑰匙開開房門偷出來的。如今他相信伯倫迪西，麥克葛倫夫人，還有她的女友三個人。在禮拜六那天一定有過吵鬧的說法。他記起在麥克葛倫夫人的一隻眼睛周圍也有着一片黑色血暈，那瘦弱的女友恐懼那天爭吵後，伯倫迪西憤恨而謀害她們才這樣做的。最初她們注意偷取他的手鎗，然而，因為手鎗是放置在枕下的，所以只把彈筒拿出來。

經理那方拿來伯倫迪西的收帳簿，藍恩急忙回到警局，喬治吉金——登維爾市著名筆跡鑑定家——正在威廉姆公事房裏等待着。
喬治吉金將收帳簿背面的筆跡和在死者客廳

書桌上那張信紙用放大鏡仔細鑑定，結果判明是出于同一個人的筆跡。
「絕對是一個人的筆跡嗎？」威廉姆切望地問着。
「是的，兩者字體完全一樣的。」

警長威廉姆，這時從筆跡鑑定方面，得到一個極有力的證據，那麼現在只有捕獲伯倫迪西，才可以結束這件雙命案。
威廉姆隨時指示各員警探，努力搜捕殺人兇手伯倫迪西，每日注意各大旅館來往旅客，凡是稍有可疑的人都傳來訊問，然而，幾天來偵查搜捕的結果，並沒有看見伯倫迪西的影子，顯然伯倫迪西已經逃出登維爾市區境了。

漸漸地，緝兇範圍擴展到全州，全省以至全國，每天用無線電向全國各城鎮播送着兇手的容貌，身高，膚色，喚起官民注意協力拿捕兇手伯倫迪西。
大約一個月光景，第一次接到關於伯倫迪西行蹤的報告，緣九月下旬，警探偵知伯倫迪西匿居得克薩斯一家庭房裏，查伏夜出，行動極秘密，可是等到警探往捕時，伯倫迪西已開風鶴界逃往墨西哥去了。

威廉姆聽到伯倫迪西脫逃，十分憤慨，再通令上緊緝兇，不久，接探員拉克報告，伯倫迪西又回到城裏會見另外一個情婦。

立刻，在登維爾市北區有一所華麗住宅房，被武裝警探，重重包圍住，探長藍恩率探員四人舉槍入內，然而經過一處搜查之後，判明伯倫迪西在三小時以前，已經離開那裏了。
警長威廉姆向伯倫迪西情婦問話，據稱伯倫迪西昨夜曾在她家裏，今晨早飯後出去，一直沒再回來，她發誓說她不知道伯倫迪西究竟去到甚麼地方，同時，也不知道伯倫迪西已往經歷和身世。

關於緝捕伯倫迪西，現在似乎已至最後關頭了。警長威廉姆召集全體探員會議，決定今後從偵查伯倫迪西情婦方面下手，即一面緝捕伯倫迪西，一面注意伯倫迪西情婦往來信件。
由警局下令郵局每日托意伯倫迪西情婦之信件，並按時派員赴郵局查詢，這樣由十月等到十一月，十二月，一直到新年元旦那天，終于看見寄交一封伯倫迪西情婦的長信，寄信人為拉貝拉，地址為密歇根州底特律城。

信內大意為詰問其何以久未來信。原因是伯倫迪西情自從伯倫迪西走後，又另結新歡，已好久不與伯倫迪西通信了。
威廉姆通知底特律城警局令飭派探赴當地郵局暗中監視寄信人拉貝拉之出現，並祈予以協力及援助。

在正月二十四日那天，底特律城郵局辦事處窗口前忽然走來一位穿着黑包襪衣服，態度十分和藹的中年人，「先生，今天有寄交拉貝拉的信嗎？」他恭謙地問着。
兩個目光銳利的探員，暗地注意着這位態度十分恭順的中年男子，當他用手接過一疊信件，將要轉身走開時，他忽然感受到有一個金屬物的東西塞扣在腕間。

「喂，先生，您是不是認錯人了？」中年男子冷冷地問。
「絕沒有錯誤的，伯倫迪西先生！」一個探員拍着他的肩膀。
(未完)

中篇連載

斜陽

(一)

老安

近兩個月來，驕然的琴已不像以先那末固執了！



一抹斜陽，射出院子的一角，地上堆着一層破敗的桃花，泥首垢面顯然已失去昔日鮮豔。由半空裏飄來幾團沒有歸宿的柳絮，如落花滾在一起，猶如同病相憐的友伴，在斜陽裏向着春風告別。幾隻小麻雀覆在架的殘骸上，咕咕喳喳唱着得意的調子，彷彿譏笑着花絮之不常，與春光之易老呢！

斜陽是個美妙的圖面，可是在秦太太眼裏，永久視為一種令人不可索解的景緻。她記得很清楚：當她結婚的時候，彷彿還是這麼一個美妙的斜陽裏，後來她子女們降生，丈夫死亡，兒子走失，……以及一切大大小小，幸與不幸的事情，都好像也是發生在這一個斜陽景色裏。說不定將來女兒出嫁，或是自己的死老，也許就是這麼一個斜陽景色裏呢！

真是，斜陽曾經給過她許多的溫暖與快樂，可是，斜陽也會給與她更多的酸辛與痛苦與悲愁。她對於斜陽說不出是可惜還是可受。幾十年來總是那麼渺茫悵悵的不可索解的深深印在腦海裏。
晚霞紅了窗戶，一羣老鴉飛過了屋頂，灰暗籠罩着龐大的古城，秦太太正忙着預備晚餐的時候，琴兒很興奮的回家來。秦太太還沒有說話，琴兒就很快樂的叫了出來：「媽！我考上了，還是第二名呢！」愉快的神情，誠發着活潑。
「真的嗎？那可太好了！幾兒上班嗎？」母親

也露出笑容。
「您瞧！我幾時跟您撒過謊，可不是真的嗎？後天就上班了！」
「後天就上班？那麼……」母親被驕然的歡悅，追走了下面的問語。
「幾時跟您！您這不說謊章都袖來了嗎？爲促母親確信，琴把証章遞給母親。
一枚小圓形的東西，母親接到手裏，反復看。一會兒又遞給琴說：「怪好玩兒的呢！比你在校領的那個還好看。」
「對啦！我也很喜歡的，多小巧呀！琴隨戴在衣襟上。
「瞧你那身上，快揮揮去，我們該吃飯了。」母親看到襟上的証章，同時也發現了她身上的灰土。
當琴揮去衣服的灰土時，母親已把晚飯擺好了。

「一個月拿多少錢你知道嗎？」
「聽說薪水四十元，以外還有點津貼，反正總共還過去六七十元呢！」
「每月再發點兒米面甚麼的，也湊合了」母親欣慰的露出了笑容。
「先前我就說那裏挺好的，今天我一看，果然還很不錯，辦公室是新建築的大洋樓，不用說一般職員都很齊整，就連差人也都是一樣的服裝，各房裏傢俱都是一樣的褐色。真好看！聽說

先商上班都有汽車接送，真是……將來再增薪……冬天溜冰都不用花錢……多美呀！」琴心裏放出美麗的希望的花來
母親只是笑着，沒有說話。
愉快、希望、充滿她們母女的心府，晚飯也剩餘許多。
東方升起眉彎的新月，晴空點綴着繁星，隔壁收音機唱着時代的小曲，胡同裏傳來小販的叫賣聲，琴和母親正說着閒話，張太太進來了。
「琴姑娘可得請客，恭賀恭喜！有了職業多麼好哇！」
「託您福！請坐吧！這就是僥倖呢！」琴及母親說着，同時琴並倒過一杯茶來。
「甚麼僥倖啊？我早就說過，就憑琴姑娘學問，長像兒，一定會考上的。您看怎麼樣？果不其然！」
北京這麼大的地方，大學中學的畢業生有多少？我點事作沒有人情可太難了。」秦太太喝了一口茶，接着又說：「這年月生活真叫不易，但有辦法，我也不願她出去作事，張太太您說，家裏的事情，一天到晚還不是她替我作多半嗎？並且年歲也不小了。她哥哥又不在家。她爸爸若還活着，唉！還用她出去掙錢花，就是不上學也早說……」秦太太觸起往事，悲憤的竟說不下去了。

「您也不用發愁，幸福的日子還在後頭呢！她哥哥現在雖然沒有信，早晚也會回來的。至於女人在外作事的也很多！算不了甚麼！按說這年月幾十元錢，雖頂不了甚麼事，對於家裏生活用度也不無小補。何況衙門每月還發給米麵呢！不是我說句走嘴的話，將來琴姑娘待嫁了，若遇見個現性情近的朋友，說不定連她的婚事都不用您操心哪！」張太太熱切的安慰着。
「唉！由命吧……」秦太太像有無限感慨似的。琴在跟前，覺着怪不好意思。
(未完)

內政部之衛生部核准註冊字第十八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九日

吾友

訂閱：每月九册 電元柒角
 半年五十四册 電元柒角
 全年一百零八册 電元柒角
 郵費在內，外埠加郵費，郵票不取。

新亞藥廠華北辦事處：
 北京：東單三條胡同一號
 天津：英租界十九號路十六號
 濟南：經四路德安里十一號
 青島：天津路十八號



神經極度衰弱之人
 何異行屍走肉

賀爾賜保命

為國產男性賜保命之最新鮮濃厚者，專治神經系之聖品。治遺精早洩，性虛缺落諸症，尤其具特效。常時服用，確能却病廣嗣，補弱為強。

上海新亞藥廠製造 均售

心靈與軀殼之間，司連絡傳遞之職者，即是神經。苟因思慮過煩，房事過度，操勞過甚，體弱多病，以致神經及性神經鬆弛，則各部器官遲鈍失司，人生至此，意義全闕。



Hormospermin

李仁